

# 海南方言

選堂著



雲惟利著



澳門東亞大學

中國語文研究叢刊之一

# 海南方言

雲惟利著



澳門東亞大學

**書名** 海南方言  
**作者** 雲惟利  
**出版** 澳門東亞大學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版次** 一九八七年第一版

# 目 錄

<b>一 緒論</b>	1
<b>二 語音</b>	8
2.1 聲母	8
2.2 韻母	12
2.3 聲調	14
2.4 聲韻調的配合	31
2.5 音的同化和縮減	49
2.6 文白異讀、又讀、訓讀	49
2.7 同音字表	113
<b>三 海南語音與切韻音的對應關係</b>	165
3.1 聲母的對應	165
3.2 韵母的對應	189
3.3 聲調的對應	239
<b>四 標音舉例</b>	252
4.1 謎語	252
4.2 歌謠	258
4.3 故事	271
<b>附注</b>	285
<b>索引</b>	287

## 圖 表

一 海南島簡圖	2
二 聲母表	9
三 韻母表	13
四 元音示意圖	15
五 基本聲調表	16
六 《漢語方言概要》中所記錄的海南話聲調	17
七 上字變調規律表	23
八 聲韻調配合表	36
九 同音字表	114
一〇 聲母對應表	170
一一 聲母來源表	188
一二 韵母對應表	198
一三 韵母來源表	231
一四 聲調對應表	240
一五 聲調來源表	251

## 一 緒論

海南方言是流行於海南島上的一種地方話，一般叫「海南話」，也叫「瓊州話」。簡稱「瓊語」。瓊州是海南的舊名。

就行政區劃而言，海南島歸廣東省管轄；然就方言區劃而言，則屬於閩南方言的範圍。操瓊語的居民主要聚居在島上的瓊山、文昌、澄邁、定安、瓊海、萬寧、陵水和東方等縣份（見圖表一），其他縣份則較少些。各縣份居民所操方言又並不完全一致。聲韻調各方面都略有不同，但大抵相近。普通交談，並無大礙。

說海南話的人究竟有多少，沒有正式的統計。據估計，目前海南島的人口約在五百五十萬左右。然而這五百五十萬人之中，也並不全都是說海南話的，還有說別種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言的居民（約七十五萬）。另一方面，說海南話的人，也不限於海南島一地，隨着移民，在雷州半島和南洋一帶，也都有不少操瓊語的人，但正確的人數，始終沒有人統計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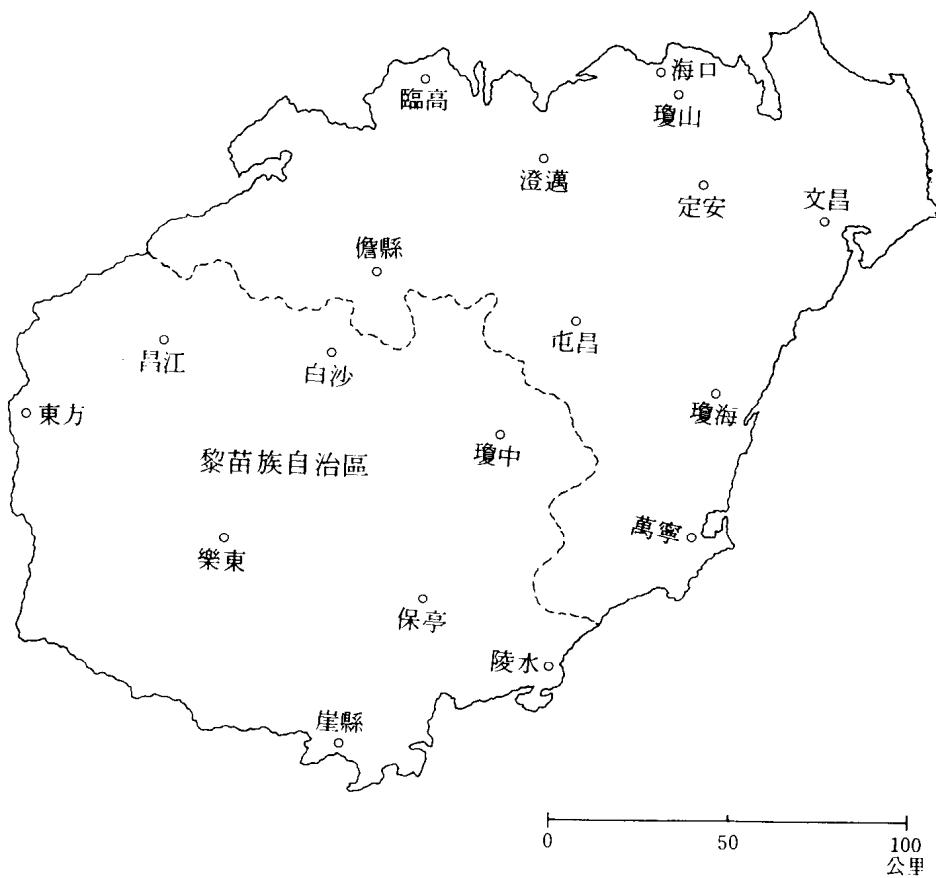
「海南方言」，就其廣義而言，是指島上居民所操的一種屬於閩南方言的地方話；就其狹義而言，則是指文昌話。文昌話流行的地區較廣，並不限於文昌一縣。其地位相當於廈門話之於閩南地區，潮州話之於潮汕地區。可以說是海南島上的「普通話」。如果要從島上的各方言之中選一代表，那就非文昌話莫屬了。本文便是以文昌話為研究對象的。

除了屬於閩南方言的海南話之外，島上還有幾種別的方言。不過，分佈的地區不廣，人數也不多。大致說來，有以下三種<sup>①</sup>：

### （一）粵語

海南島地屬廣東省，離廣西省亦不遠。島上也有一些操粵語的居民，但為數不多，也不集中在某一縣份或地區。主要散佈在一些城鎮中。

### （二）客家話



圖表一 海南島簡圖

客家人主要聚居在島上西北角的臨高縣和儋縣西部沿海地區，但人數不多。其他縣份，譬如文昌縣，也有客家人，只是為數甚少。海南島上的客家人主要來自廣東省內的東江地區，所說的便是東江一帶的客家話。

### (三) 軍(官)話

「軍話」是散居在西北部的儋縣、西部的昌江縣、以及南部的崖縣地區的一些居民所說的一種方言。屬於官話系統。

儋縣是漢朝時候儋耳郡和珠崖郡的舊地（當時的珠崖郡還包括現在瓊山縣東南一帶地區）。雖然歷代有沿革興廢，然儋縣始終為郡治、州治或縣治。這裡可能是中原漢人最早移居島上的地方。唐朝以後，移居瓊州的人才漸漸的多起來。並成為流放犯人和官吏的地方，比方宋朝詩人蘇軾便曾謫居儋縣。不過，漢人之大量移居海南，還是在明清兩朝<sup>②</sup>。由於儋縣一帶地區是中原人最早來的地方，其方言亦當與這一段歷史有關。所以，官話在儋縣一帶地區的歷史，是源遠流長的。至於官話之傳入西部的昌江縣，和南部的崖縣，當是較後來的事。

詹伯慧曾對「軍話」的語音做過一次初步的記錄<sup>③</sup>。就其記錄看來，「軍話」之為官話方言的一種，那是十分明顯的。然而，就個別字音看來，「軍話」似乎也曾受了粵語的影響。

至於「軍話」這個名稱的來歷，詹氏則從「軍」字的意義來加以推測，他說：

在海南島最南端，能有一些人說着近似北方方言的話，這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我想，從「軍話」的「軍」字上面，多少也可以看出一點眉目來。會不會同歷史上封建統治者的軍隊遠戍崖縣鎮壓和奴役當地人民的結果有關呢？這就有待於歷史事實來證明了。

這個推測雖然不無可能，然稍嫌牽強。實當從「軍」字的語音來加以推敲。

「軍話」的「軍」應是「官」字的音訛或因仿讀「官」字而來。可惜，詹氏的記錄中沒有「官」「軍」兩字的語音。但其中有「關」「君」

兩字。其音讀分別是 **kun<sup>33</sup>** 和 **ken<sup>33</sup>**。「官」和「關」、「軍」和「君」在普通話裡是兩對同音字。如果在軍話中也是兩對同音字的話，那麼，上述「關」「君」兩字的讀音，也便是「官」「軍」兩字的讀音了。這兩個讀音，現在和普通話的讀音較遠，而和粵音較近。「官」「軍」兩字的廣州音是 **ku:n<sup>55</sup>** 和 **kwan<sup>55</sup>**。然而在海南話裡，「官」「軍」兩字的讀音分別是 **kua<sup>44</sup>**（文音是 **kuan<sup>44</sup>**）和 **kun<sup>44</sup>**。剛好倒過來，而分別和軍話及粵語的「軍」「官」音近。（如就文音言，則海南話的音讀和普通話的相近）。所以，當「軍人」（或粵人）說這種方言是「軍話」時（說這種方言的居民是的確自稱他們的語言為「官話」的④），在海南人聽起來，則是「軍話」，至於真正北方人的「官話」，海南話說 **kua<sup>44</sup> ?ue<sup>44</sup>**。一般人是不會想到這真正的「官話」的「官」和「軍話」的「軍」原來是同一個字的。所以，「官話」之變為「軍話」也就很自然了。久而久之，以訛傳訛，這「軍話」便成為「正名」了。這樣看來，「軍話」的「軍」和軍隊並無關係。只不過是「官」字的軍話音（或粵音）的仿讀或訛讀的結果罷了。但從海南話的語音來看，**kun<sup>44</sup>** 這一音讀也可以看成是「官」字的一個白話音，比方和「官」字同聲韻的「管」字，在海南話裡便有四個讀音：

**kuan?<sup>21</sup>, kun?<sup>21</sup>, kua?<sup>21</sup>, kui?<sup>21</sup>**

第一個是文音，其他三個都是白音（詳下文「文白異讀」一節）。其中第二個音便是和 **kun<sup>44</sup>** 這個音的聲母韻母都相同的。那麼，「官」之讀 **kun<sup>44</sup>** 也是合乎海南話的語音規律的了。

這種由於詞匯方面的輸入而引起語音上的仿讀或訛讀的現象，在海南話裡是屢見不鮮的。這裡且舉一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

比方「粉條兒」，廣州話叫「粉絲」 **fan<sup>35</sup> si<sup>55</sup>**，廈門話叫「粉條」 **hun<sup>51</sup> tiau<sup>24</sup>**，潮州話叫「粉絲」 **hun<sup>53</sup> si<sup>33</sup>**，海南話聽起來像是「刺粉」 **ci<sup>11</sup> hun<sup>21</sup>**。單就詞形來看，海南話從潮州話或廣州話中輸入這個詞語的可能性是一樣的，但從語音方面來看，則應是從廣州話中輸入的，只是詞序顛倒罷了（潮州話的叫法也可能是從廣州話輸入的，因而與廈門話的叫法不同）。因為海南話的 **ci<sup>11</sup>**，在變調之後，和廣州話的 **si<sup>55</sup>**

同爲高平調，聽起來比較接近，而與潮州音 *si<sup>33</sup>* 距離較遠。如以文字記錄，只能勉強寫「刺」字。由仿讀粵音「絲」而來，但不能直接寫「絲」字。因爲「絲」的海南話音讀爲 *ti<sup>44</sup>*，和 *ci<sup>11</sup>g* 音相差甚遠。所以一般人並沒有意識到粵音 *ji<sup>55</sup>* 正是「絲」字的讀音，因而單輸入其語音，再改變之以服從海南話的語音規律，聽起來像是「刺粉」這樣一個似通非通的詞語，這就正如「官話」之變爲「軍話」的情形一樣了。

又比方「小米」，梅縣方言叫「狗尾粟」 *kəu<sup>31</sup> mi<sup>44</sup> siuk<sup>21</sup>*，廣州話叫「粟」 *suk<sup>5</sup>*，廈門話叫「黍仔」 *sue<sup>55</sup> ?a<sup>51</sup>*，潮州話叫 *tai<sup>33</sup>*（沒有適當的字），海南話叫「狗尾粟」 *kau<sup>21</sup> bue<sup>21</sup> tiak<sup>51</sup>*，很顯然，海南話的叫法是從客家話輸入的，然而，「粟」字在海南話裡原有兩個讀音，一個是白音 *ciak<sup>51</sup>*（一般用來訓讀「穀」字詳下文有關「訓讀」的說明），一個是文音 *tok<sup>51</sup>*，都不讀 *tiak<sup>51</sup>*，這個音只出現在「狗尾粟」這個詞中，這是因爲當「狗尾粟」這個名稱從客家話輸入時，一般人並未意識到客家話的 *suk<sup>21</sup>* 就是「粟」字的音讀，所以，直接仿讀並加以改造使服從海南話的規律而變成 *tiak<sup>51</sup>* 這個新的讀音（別的方言的 *s* 或類似的音，海南話一般上都變 *t*。詳下章有關聲母的說明）。如果在書面語中，不寫「粟」字，而寫同音的「縮」字，那就正如「官」之變「軍」，「絲」之變「刺」的情形一樣了。

這種語音上的仿讀或訛讀，是方言詞語傳播方面所常見的現象。

大體上說，海南島上的漢語方言，除了主要的閩南方言之外，分別屬於官話、粵語、和客家話三個系統。

除了漢語方言，海南島中央五指山區有不少黎族和苗族居民，南部崖縣尚有少數回族居民，他們所說的話都和漢語不同。

從歷史方面來看，海南方言是由閩南方言逐漸演變而來的。閩南方言的傳入海南島，當然和移民有關。閩南人之移居廣東，最先是在韓江流域，也就是潮汕地區，隨後，沿着廣東沿海平原一帶，向南遷移，經雷州半島而達海南島。所以，現在雷州半島上也散居一些說閩南方言的居民，其方音和海南話相似。由於地理環境的改變，山川阻隔，海南島上的閩南話隨着時間的消失而有不同的演變和發展，所以，現在的海南

話既不同於現在的廈門話，也不同於現在的潮州話，不過，從語音和詞匯兩方面來看，海南話和潮州話的關係很密切。這不僅是由於在地理上海南島和潮汕地區的距離較近，也是由於在歷史上海南話和潮汕方言有密切的親屬關係的緣故。因為閩南話是先隨着移民而傳入潮汕地區，逐漸演變成潮汕方言，然後再隨着移民由潮汕地區傳入海南島而發展成海南話的。

雖然海南話是由閩南話一脈相承下來的，但由於島中居民有不少是操別種方言的，所以，除了閩南話的遠祖，海南話實際上也受了官話、粵語、客家話、甚至於閩北方言和吳方言的影響，這許多種方言的影響在詞匯方面所留下的痕迹至為明顯。上文所舉的「刺粉」和「狗尾粟」便是很好的例子。

海南話在語音方面，有好些獨特的地方，就聲母來說，最突出的是有吸氣的**6** 和 **d** 兩個音。這兩個音都不見於其他閩南方言。在廈門話和潮州話裡，說話音是不分輕脣和重脣的。讀書音則輕脣音轉為 **h**，然而在海南話裡，雖然中古時的輕脣音字有一些現在話音還是念重脣，但是這種情形已逐漸消失了。沒有廈門話和潮州話那麼明顯，大多數中古時的輕脣音字在現在的海南話裡都已讀 **f**。另一方面，雖然個別字的讀音仍然保存了閩南方言 **h** 母的痕迹（閩南話的 **h** 母在海南話裡一般上變 **6**，只有少數仍作 **h**），但已很少見了。海南話的輕重脣音的分化，顯然是在早期閩南話的基礎上受了官話和粵語等的影響的結果。這也是海南話和廈門話、潮州話之間的一個不同點。

就字音來說，海南音和潮州音比較接近些，而和廈門音比較遠些，不過，這只是大致的說法，不能一概而論。比方廈門話的韻母系統中有韻尾輔音 **n** 和 **t**，潮州話中沒有，而海南話中却有，就這一點來看，海南話和廈門話的關係又似乎比較近些。另一方面，廈語和潮語都有不少鼻化韻母，而海南話却沒有，從廈語、潮語的鼻化韻母和海南話韻母的對應關係來看（海南話相應的韻母皆為陰聲韻，沒有鼻化作用，詳下文有關「文白異讀」的說明），海南話原本也應該有鼻化韻母，只是現在已經消失了。這是海南話和廈門話及潮州話的又一不同點。

在聲調方面，潮州話的上聲分陰陽，但廈門話和海南話都只有一個上聲，全濁上則和濁去合為一調。這又是海南話和廈門話的一個共同點，也是海南話和潮州話的一個不同點。然而，海南話不僅全濁上和濁去合成一個調，而且，更進一步和濁入合為一個調了。這又是別的方言中所沒有的現象，而為海南話獨異之處。另一方面，有不少普通話的去聲字，在海南話裡因仿讀普通話字音而變為和普通話去聲（51）相近似的陰入調（51）字。造成海南話和廈門話及潮州話在語音方面的又一個不同點。在海南話的六個基本聲調中，有三個是促聲調，所以，海南話的促聲字特別多。使海南話在聽感方面常給人「節節寸斷」的感覺，在操廈語和潮語的人聽起來，雖然覺得字音很相似，但聲調總是必必剝剝的，異常短促而嘈雜。這是海南話不易學的主要原因。

這些都是海南話和別的方言在語音方面相異和相同點之聳聳大者，其他細小的差別還很多。

本文的重點在於研究海南話的語音系統，對海南話的聲韻調作一比較仔細的分析，並編一個略具規模的同音字表。此外，對文白異讀、又讀、訓讀等現象也作一初步的探討。由於海南話在語音方面有一些獨特的地方，須借助於和中古音的比較來加以說明。所以，本文也將海南話的語音和切韻音作一比較。本文的最後一部分，「標音舉例」，選錄了一些流行於海南民間的謎語、歌謠和小故事，加以適當的標音。記故事時是根據口語，這不必說。就是謎語、歌謠等也是很口語化的。又因為押韻，唸起來很能表現出一種方言的風格。所記的幾則故事之中，有一則「北風跟太陽的故事」，並非海南民間故事，但却是方言研究書籍中常見的例子，可以用做比較材料。

在記音的過程中，作者主要根據自己的發音。如遇到自己不能肯定音讀的字，則向年長者請教，如果他們也不能肯定，那就只好「不知蓋闕」了。待日後調查清楚了再補上吧。

## 二 語音

### 2.1 聲母

海南話的聲母一共有十八個，其中 母有兩個音位變體，所以，一共有二十個音值（見圖表二）。現就發音部位和方法兩方面分述如下：

- / 6 / 是雙脣、帶音、吸氣的塞音。和其他方言的 p 相當。發音時，雙脣和聲門緊閉，然後同時張開，由雙脣吸入氣流。這股吸入的氣流甚弱，比發 p 時呼出的氣流要弱的多。且吸入的氣流僅進到口腔和喉頭之間，而實際的發音是由喉頭呼出的氣流使聲帶發生顫動而成。由於呼出的氣流使聲帶發生顫動，又在口腔裡受到吸入的氣流的阻擋，因而形成與 p 不同的音色。另一方面，由於呼出的氣流比吸入的氣流強些，雖然在口腔裡受到吸入的氣流的阻擋，遠是有微弱的氣流從口腔呼出，只是沒有發 p 時那麼強罷了。和純粹的吸氣音不同。<sup>⑤</sup> 6 只是做為聲母，至於韻尾輔音，則還是 p。
- / b / 是雙脣、帶音、不送氣的塞音。發音時，雙脣也緊閉，但沒有發 6 時那麼緊，稍微鬆些。但又比廈門話的 b 緊，破裂的力量也較強。
- / m / 是雙脣、帶音的鼻音。發音時雙脣也緊閉，和發 b 時相似。比廈門話的 m 要強些，但比廣州話的 m 弱些。
- / f / 是雙脣、不帶音的擦音。這個音的實際音值是雙脣音的 [ ɸ ]，而不是脣齒音的 [ f ]，這裡只是按照習慣寫做 / f / 。發音時，雙脣的形態稍圓，上齒和下齒沒有接觸。比廣州音、北京音的 f 要弱的多，和其他方言的 f 和 p' 相當。可以說是 f 和 p' 的一個混合音。p' 之變為 f 則是弱化的結果。

方法		塞 音		塞擦音		鼻音	擦 音		邊音
部位	清	濁		清	濁	濁	清	濁	濁
雙 唇		b				m	f		
舌尖前	t	d	d			n			l
舌 面				tç	dz		c		
舌 根	k		g			ŋ			
喉	?						h	f	

圖表二 聲母表

- / t / 是舌尖前、不帶音、不送氣的鼻音。發音時，舌尖頂住上齒背靠近齒齦的地方。比潮州話的 **t** 要後些，但比廈門話和北京話的 **t** 都前些。破裂的力量則比廈門話、北京話的 **t** 都強，而和潮州話的 **t** 近似。海南話的 **t** 和其他方言的 **t** 來源不同，與廈門話、潮州話的 **ts**、**s**，北京話的 **ts**、**ʂ**、**s**、**c** 都有對應關係。
- / d / 是舌尖前、吸氣，帶音的塞音。和其他方言的 **t** 相當。發音部位和上述的 **t** 一樣，而發音方法則和 **ʈ** 大致相同。發音時，聲門緊閉，喉頭緊張，舌尖用力頂住上齒背靠近齒齦處，然後，舌頭向後縮，吸入氣流；同時，聲門張開，呼出氣流，吸入的氣流僅達口腔和喉頭之間，實際的發音由呼出的氣流使聲帶發生顫動而成。所以，不是純粹的吸氣音。由於聲帶的發生顫動，以及呼出的氣流在口腔受到吸入的氣流的阻擋，因而形成了和 **t** 不同的音色。另一方面，由於發音時雙脣沒有緊閉，僅靠舌尖和上齒的除阻以吸入氣流，所以，沒有發 **ɖ** 時由雙脣除阻所吸入的氣流那麼強。因此，呼出的氣流也就相對的強了些。**d** 也只是作為聲母，韻尾輔音則仍然是 **t**。
- / ɖ / 是舌尖前、帶音、不送氣的塞音，原本可能是由 **l** 分化出來的，在其他方言中甚少見，和海南話較近的潮州話沒有 **d** 母。廈門話也沒有，不過，廈門話的 **l** 因為較鬆而近於 **d**。
- / n / 是舌尖前、帶音的鼻音，比廈門話的 **n** 來的強些，和潮州話、北京話的 **n** 相當。
- / l / 是舌尖前、帶音的邊音，比廈門話和潮州話的 **l** 強，而與北京話的 **l** 相當。
- / tɕ / 是舌尖前、不帶音、不送氣的塞擦音，和北京話的 **tɕ** 相近似，但來源不同，跟北京話的 **ts**，廈門話和潮州話的 **ts** 都是有對應關係。廈門話、潮州話的 **ts**，在 **i** 的前面，因顎化的影響而變成 **tɕ**。◎ 海南話的 **tɕ**，除了一兩個例外的音，只出現在 **i** 和 **e** 的前面。原本應該是由 **ts** 變來的。

- / dʐ / 是舌面前、帶音、不送氣的塞擦音，廈門話原來也有這個音，但今音已變爲 l。只是在漳州話裡還保存着，潮州話的 z，唸單字時近於 dʐ，而出現在 i 的前面時，因顎化作用而有變 dʐ 的傾向⑦。海南話的 dʐ 和 l 界限分明，沒有混讀的迹象，和早期廈門話的 dʐ，以及潮州話的 z 應有淵源關係。除了一兩個例外的音，dʐ 只出現在 i 、 e 、 u 的前面。跟北京話的 zh 有對應關係。
- / ʂ / 是舌面前、不帶音、不送氣的擦音。跟北京話的 ch 相近似。廈門話和潮州話都沒有這個音。海南話的這個音是由舌尖、舌面的送氣塞擦音弱化而來的，所以，跟北京話的 ts' 、 ts 、 tʂ' ，廈門話和潮州話的 ts' 都有對應關係。
- / k / 是舌根、不帶音、不送氣的塞音。比廈門話、北京話的 k 都要強些。
- / g / 是舌根、不帶音、不送氣的塞音。比廈門話、潮州話的 g 都強。這個音在海南話和潮州話裡都不發達，而在廈門話裡却是很發達的。因為在廈門話裡，g 、 ɳ 兩音可以混讀不分。
- / ɳ / 是舌根、帶音的鼻音，和廈門話、潮州話的 ɳ 相近似。
- / ɿ / 是喉頭、不帶音的寒音。在無聲母的單用韻之前；一律有這個音的存在。也作為喉塞韻尾，和上、入聲調有關，比廈門話、潮州話的 ɿ 都要強些。
- / h / 是喉頭、不帶音的擦音。和廈門話、潮州話的 h 相近似，但來源不同。海南話的這個音是由舌尖、舌根的送氣塞音弱化而來的。所以，和其他方言的 k' 、 tʂ' 有對應關係。
- / ɸ / 是喉頭、帶音的擦音。廈門話和潮州話中都沒有這個音，海南話的 ɸ 是由 h 弱化而來的。所以，和其他方言的 h 有對應關係，只出現在 a 、 e 、 o 的前面。
- / w / 是雙脣、帶音的擦音。摩擦性比北京話的 w 強，和廣州話的 w 相近似。海南話的 w 並非來自無聲母。和 ɸ 有互補關係。ɸ 出現在 u 的前面時，變爲 w ，因此 w 是 ɸ 的音位變體。跟其他方

言的 **h** 也有對應關係。

- / **j** / 是舌面中，帶音的擦音。摩擦性比北京話的 **j** 強，而和廣州話的 **j** 相近似。海南話的 **j** 也不來自無聲母，和 **h** 也有互補關係。**h** 出現在 **i** 的前面時，變爲 **j**。所以，**j** 也是 **h** 的音位變體。跟其他方言的 **h** 也有對應關係。

## 2.2 韻母

海南話的韻母共有四十八個。其中元音尾韻（即單元音和復元音韻母）十八個，鼻尾韻（即韻尾爲 **m**、**n**、**ŋ** 的韻母）十四個，塞尾韻（即韻尾爲 **p**、**t**、**k** 的韻母）十四個，再加上兩個鼻韻，塞尾韻和鼻尾韻的數目剛好一樣，每一個 **m**、**n**、**ŋ** 尾韻都有一個 **p**、**t**、**k** 尾韻相配（見圖表三）。

正如其他閩南方言一樣，海南話也有喉塞尾韻。這些韻母主要是由入聲韻韻尾 **p**、**t**、**k** 消變爲 **?** 而來。另一方面，海南話的上聲是個促聲調，陽上、陽去與陽入爲同一調，去聲字中又有不少變讀陰入調，這些也都是由於喉塞作用的緣故（詳下一節有關聲調的說明）。因此，每一個元尾音韻和鼻尾韻都有一個相對的喉塞尾韻（如 **a** 與 **a?**，**an** 與 **an?**）。對這種情形，可以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歸於聲調，無需分別韻母，韻尾的喉塞作用可以由聲調推知；另一種是在韻母方面加以分別，以示聲調之舒促所造成的差異。前一種方式可以節省韻母的音位，後一種方式將使海南話韻母的數目由四十八個增加到八十個。本文採取第一種處理方式。但在標音時還是標上喉塞尾 **?**。

海南話的韻母中所包含的元音，歸納起來，一共有五個音位，即：  
/ **i** / 、/ **u** / 、/ **e** / 、/ **o** / 、/ **a** / 。如細加分析，則音值不止五個。

- / **i** / 有兩個音值。單用、在 **a** 和 **u** 之前、在 **e** 和 **u** 之後，相當於第一標準元音 [i]。例如：伊 / ?i / [?i]，車 / sia / [ sia ] 、又 / ?iu / [ ?iu ]，欸 / ?ei / [ ?ei ] ，光 / kui / [ kui ]。在 **o** 之前，在